

章太炎陰司斷獄

章君毅

和黃宗仰訂交之始



章太炎旅日時攝

章太炎是國學大師，也是革命鉅子。他原名炳麟，一名絳，字枚叔，號太炎。浙江餘杭人，

誕生於遜清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），病逝抗戰爆發前夕，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，得年六十九。彌留之際，環侍榻前的章氏親友都說：他們曾經親眼目擊一團祥光自章太炎的頭頂出現，逕向窗外飛去。眾口一詞，言之鑿鑿，彷彿果

真有此靈異，時至今還是一宗疑案。

但却另有一樁經由章太炎之口，親自語人，並且還有章太炎親筆函件備述經過的異聞，格外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議。那便是章太炎自稱他曾在民國三年，被袁世凱幽禁於北平龍泉寺的那一段時期，攝理過閻羅王，夜夜做夢，赴陰曹地府聽訟。

陰司聽訟的傳說，古已有之，裨官野史，評話說部，寫這一類的異聞多到汗牛充棟，不可勝數。包公案裏頭的包龍圖（拯），據說便是白晝斷案，入夜後赴閻羅殿聽鬼訟的，因此當年京師還有：「關節不到，有閻羅包老」的俗諺。但由於近代科學昌明，民智日開，像這種神奇怪誕的傳說便越來越少，甚至說出來不值聽者一笑。然而章太炎陰司聽訟却是經由他自己所透露，所一談再談，甚至形諸筆墨，細述原由經過，告訴他的多年好友，大名鼎鼎的革命先進烏目山僧黃宗仰。以章太炎、黃宗仰二氏的同為一代大師，望重東南。章太炎這一遍遍的自述，當然更是不同

凡響，非比尋常。

提起烏目山僧黃宗仰，此公名氣之大，開國前後佛門弟子之中實不作第二人想。革命時期最犀利、最有力的宣傳品，如鄒容所著的「革命軍」，和章太炎所著的：「駁康有為政見書」，轉印成書，封面上便是烏目山僧所題語。辛亥那年陽曆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國父偕胡漢民等返抵國門，舟泊吳淞。也是烏目山僧和黃興、陳英士、汪精衛等開國要人直趨吳淞迎迓。由他恭請國父下榻於滬上猶太富商哈同的愛麗園。

黃宗仰又號中央、中央上人、印樛禪師，他

是江蘇常熟人，生而聰明穎悟，羣兒罕與倫比。

十六歲以前先已博覽羣籍，工詩擅古文，兼及釋家內典，從而大澈大悟，飄然有出塵之想。因此他到常熟縣西北的清涼寺裏出了家。這清涼寺舊名三峯寺，座落在三峯山上。三峯山便是海虞山、海隅山和海巫山，總其名曰三峯山又作烏目山。他的受戒師是密圓和尚，受戒的時間則在出家後五年二十一歲之際。錫名宗仰，自署烏目山僧。

烏目山僧學識淵博，詩文變絕，又精於繪事，潛心佛理，他的多才多藝，使他聲名大噪，遠近皆知。當猶太富商哈同夫婦經營房地產發了大

題 賢 友 孫 海 山 師 像

我名王春秋錄錄康建州春波伴侶
漢官榭甚新用紋圖以重秀前賢事
再按東魯遺像王兵恨未同舟
身共皇明盡頭肩而懷存乘城體操
騎跨嶺此招魂萬觀難回由陶潛自
問門清孝道畧五接開必今尊

徐枕後字章炳麟



章太炎墨迹

財，將在上海靜安寺路構建滬上第一座私人園林愛麗園，也就是俗稱「哈同公園」時，哈同的夫人羅迦陵信佛，她特地在園中闢了一座佛堂，禮聘名僧講授梵典。因為久慕烏目山僧之名，虔誠迎他入園主持講座。那一年烏目山僧二十八歲，他應邀抵滬，受到羅迦陵的香花供奉，頂禮膜拜。他在愛麗園幾於一言九鼎，哈同和羅迦陵兩夫婦，祇要他一開尊口，無不言聽計從。

由於哈同、羅迦陵兩夫婦的一再情商挽留，烏目山僧在哈同公園住得相當之久。他雖已剃度為僧，遁入空門，但是對於國家大事，民生疾苦，依然本我佛慈悲之旨，寄予密切注意，備所關懷。到了光緒二十七、八年之交（一九〇一——一九〇二）庚子亂後，辛丑約成，因清廷的昏庸顛覆，舉措荒謬，國事敗壞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各國列強，鷹瞵虎視，幾有瓜分老大中國之勢。烏目山僧高目時艱，以天下蒼生為念，慨然的興起了獻身濟世之志。於是他和旅滬革命志士章太炎、蔡元培、吳稚暉、蔣智由、蔣維喬、黃炎培、汪德淵、鍾憲鬯、王季同等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，謀自改造青年思想着手，救亡圖存，發奮自強。中國教育會設在上海泥城橋福源里，經參加者公推烏目山僧為會長，後來便成為滬上强有力的革命機構。同時，這也是章太炎和烏目山僧訂交共事之始。

挨了學生幾次鞋掌

到了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，帝俄進兵

東三省，引起國人大憤。東京留學生鈕永建、秦毓璽、葉瀾等慷慨激昂，發起組織「拒俄義勇隊」。清廷駐日公使蔡鈞，竟奏准清廷禁止中國學生在日本學習軍事。日本各軍校的中國留學生被迫輟學紛紛回國，在同一期內，上海的南洋公學也發生學潮，全體學生爲了抗議學校當局壓抑禁止學生談論時政，憤然退出。烏目山僧不願這兩批極優秀的青年失學，由他在中國教育會提出建議，獲得一致通過，另設一所「愛國學社」，加以容納。而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絕大部份經費，都是烏目山僧從哈同、羅迦陵夫婦募捐得來的。愛國學社，其後更擁有「東南革命大本營」的美稱。

可是，愛國學社成立，不久以後，「中國教育會」和「愛國學社」便產生了嚴重的歧見。章太炎力主學社爲教育會的附屬品，吳稚暉認爲學社是獨立的組織，反之，倒是「中國教育會」的會址，附設於愛國學社之內。學生胡敦復、穆湘瑤、貝壽同、沈步洲等全力支持吳稚暉，雙方相持不決。終於有一天，居然鬧成了大打出手，老師被毆。因爲章太炎平生恃才傲物，氣燄太盛，他口沒遮攔，最愛罵人，使胡敦復等五、六個學生，深覺忍無可忍。便一闐而上，將章太炎手脚抱住，強納他坐在一張椅子裏，由章士釗的介弟章陶年，脫下自己的皮鞋來，用皮鞋底連連的擱了章太炎四五下，擱得章太炎口中流血，罵不成聲。後來還是章士釗聞訊趕來呵止乃弟，迫令向章老師道歉，這才結束了一齣鬧劇。章太炎喫了眼，愛國學社終於也和中國教育會脫離了關係

，而且在上海蘇報公開刊出了廣告，宣佈愛國學社自此獨立。

其間，烏目山僧也曾多方調處，極力斡旋，但是終以雙方意見距離太遠，又發生了學生「掌」擱老師的事件，無法獲得調協。愛國學社乃與中國教育會正式脫幅，教育會會員在愛國學社任教職的，也相繼退出。另一方面，則由烏目山僧於閏五月初一，在「蘇報」發佈「賀愛國學社之獨立」一文，作爲教育會方面對「愛國學社」所刊廣告之答覆。由這一點，也可以看得出來，烏目山僧和章太炎之間友誼的脆擊，關係的密切。

這篇文章刊出的三日後，轟動一時的「蘇報」案發，清吏查禁「蘇報」，大索章太炎、鄒容、程吉甫等。越一日，閏五月初五章太炎被捕下獄。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主要份子，俱在指名通緝之列。烏目山僧當然也未能例外，但他仍堅持留滬，千方百計的設法營救「蘇報」和章太炎、鄒容。不過，清廷決意藉此與大獄，營救無方，自己的危險反倒越來越甚。計出無奈，這位方外的高僧，便也只好亡命出國，烏目山僧東渡赴日，拜謁 國父於橫濱， 國父留他同寓而住，直到 國父再度赴檀香山奔走革命時爲止。

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，上海「蘇報」案漸趨平息，烏目山僧乃返抵滬上，仍舊住在哈同公園裏，作哈同、羅迦陵夫婦的上賓。他爲哈同夫婦講道興學，在哈同公園裏成立廣倉會學、倉聖明智大學；常在中外雜誌撰文的蔣君章先生，和名畫家徐悲鴻，往後都會爲該校的高才生。辛亥九月十三日（陽曆十一月三日）陳英士響應武

昌起義，親率民軍敢死隊，進攻上海製造局。這上海光復，陳英士和李燮和（民四淪爲袁世凱鷹犬，成爲洪憲帝制籌安會六君子之一）的部下，各欲擁戴其領袖出任滬軍都督，兩方堅持不下。也是由烏目山僧出面，力勸李燮和退守吳淞，担任吳淞分府都督。並由烏目山僧往說哈同，捐獻吳淞分府軍餉三萬元。

一品香章湯成嘉禮

未幾，章太炎從日本賦歸，烏目山僧親往吳淞歡迎，舊友重逢，極感忭慰。烏目山僧力挽章太炎到哈儷園同住。使章太炎和哈同夫婦一晤之下，頓成莫逆。 國父抵步，烏目山僧又親赴吳淞恭迓，哈同夫婦當日曾爲 國父大開盛宴，遍邀各界知名人士作陪，席間情緒至爲熱烈。

入民國後的章太炎和烏目山僧，對於參與政治，一熱一冷，迥不相同。烏目山僧認爲滿清鼎革，民國成立，他的獻身濟世之志於願已了，他既然是方外之人，於焉也就廓然歸山，謝絕交際。招待過 國父和章太炎後，他便在民國三年復充鎮江金山天寺首座，閉關偏覽十二部經，一直到民國六年方始大功告成。

章太炎則比較熱中政治得多，他一心一意想當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，時被十七省代表推舉爲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，也曾有意延攬。但是同盟會的老同志，却對章太炎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欽廉起義洩漏秘密，貽誤戎機，致使舉義功敗垂成一事極不

諒解。這一件事如今知者已不多，但却是章太炎所無從諱其言的一次大錯。——光緒三十三年夏秋之間，國父移駐越南河內，主持欽廉起義。由王和順担任軍事，派日籍同志荳野長知在日購械僱船，直運廣東欽州防城附近的白龍港，接濟義軍，以馮自由駐港負責籌運餉械，傳達消息。諸事已定，舉義在即，殊不料章太炎竟會在東京用民報社的名義，發了一通明碼電報，拍給香港中國日報馮自由，指責荳野所購的槍械是明治十八年造，認為「械劣難用」，「請停止另購」。馮自由得電後立以密碼電報轉告國父，但是消息已經外洩，運械一事只好中止，欽廉起義也就因而宣告失敗。

國父對於章太炎以明碼電報洩漏軍機大為不憚，同志更以為他這是在存心破壞。所以國父的「自述革命經過」一文中，曾有如下一段略而不詳的紀載：

「……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，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劃，為之破壞。至時防城已破，武器不來，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，並失信於團紳矣。而攻防城之同志，至時不見武器之來，乃轉而逼欽州，冀郭（人漳）軍之響應。郭見我軍之薄弱，加以他軍為之制，故不敢來。我軍遂進圍靈山，冀趙（聲）軍之響應。趙見郭尚未來，彼亦不敢來。我軍以力薄難進，遂退入十萬大山。此為予第五次之失敗也。」

老同志要跟章太炎算舊賬，抵制章太炎，峻拒他入閣。國父則仍欲聘章太炎為高等顧問。章太炎以革命名宿自居，憾於不能擢得總長一席，又

處在老同志的交加指責之下，他的脾氣本來不好，一旦鬧僵，爽性便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，開始在京滬之間大唱反調。妄發什麼「革命軍興，革命黨消」的口號，又揚言推舉民國總統，以功則黃興，以才則宋教仁，以德則汪精衛。極盡挑撥離間，危言聳聽之能事，使同志、國人對他一概嗤之以鼻。章太炎轉覺無趣，便西上武昌，力捧待他頗為禮重的副總統黎元洪。他原在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後上過一次大當，袁世凱給了他一個籌邊使的空頭官誥，章太炎便欣欣然的北上走馬赴任，一直跑到了吉林，因為無人理睬，鐵羽而歸。可是當袁世凱再「頒予」勳二位，章太炎却又在民國二年五月專程北上受勳。然後興高采烈，得意洋洋的回到上海，以四十五歲之年，而與芳年二十八的吳興湯國黎女士在一品香西餐館成了嘉禮。他戴一頂其高無比的大禮帽，在婚宴席上賦詩一首：

「吾生雖穉米，亦知天地寬；振衣陟高崗，招君雲之端。」

復有謝媒詩一首：

「龍蛇與大陸，雲雨致山河，極目龜山峻，於今有斧柯。」

龍泉寺大師失自由

袁世凱抓住章太炎的弱點：只要「賜」他官爵，那就可以招之即來。民國二年六月他却不得袁世凱之賜，翩然自至，章太炎是應北平共和黨人之邀三度北上，時值癸丑二次革命，袁世凱正

悍然對南方用兵，他還怕章太炎在京畿亂發議論，等他一到就命其特務頭子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派人加以監視。不久便被押解到龍泉寺勒令「讀書」，外間遂傳說章太炎下落不明。

章太炎質實的又跑了一次北平，落得身遭軟禁，跟外間不能通音訊，連自己的新婚夫人都未卜其生死。這一段期間他內心的悲憤莫名，焦灼苦悶當然可想而知。他一直被軟禁到民國三年初，袁世凱方准他見客。烏目山僧立即請人前往探訪，這次朋友回到上海時，却告訴烏目山僧一樁咄咄怪事。

據那位朋友說是，章太炎曾親口向他詳述，他如何在龍泉寺每夜做夢，被邀到陰曹地獄攝理閻羅王聽斷鬼獄。章太炎說：

「起初，是有一天夜裏，我正朦朧然將睡着未睡着。突然之間看見有一名差官，騎高頭大馬，還有一些差役，押一頂官轎，不由分說的把我接了去。接到一個很大的衙門，又有好多人簇擁着我往當中的公座一坐，立刻就有一位像煞判官似的抱了一大堆案卷上來，請我逐件批閱簽押。就跟陽世衙門裏批公事一式一樣，也沒有什麼為難的地方。我把那一大堆公事全批過了，仍舊由原來的差役轎馬送我回龍泉寺。從這一夜開始，每天夜裏都如此這般，一直要到醒轉來才心知是做了個夢。我也曾在夢中間過那位判官，夜夜拉我到這裏來批公事，究竟是為了什麼呢？那位判官說是陰曹地府請我攝代閻羅王。我攝代閻羅王前後將及半年，雖然日久生厭，決意不再去了也罷。可是一到夜裏我就身不由己，差官一到我還

是硬給他們拖了走，你說這事奇不奇怪？」

那位朋友轉述章太炎的話，有聲有色，繪影繪形，真是像煞有介事，不由人不信。祇不過，烏目山僧對章太炎相交多年，知之甚稔，他又身在空門，精研佛理，對於這個怪異故事仍還有點將信將疑，不敢置信。因為他和章太炎的交情非泛泛可比。對於章太炎的被幽禁於北平，一向格外關心，曾經遍央友好打聽消息。據他所知，民國二年十月，章太炎困處北平的第一天，首都檢察廳曾經搜集他在南方所曾發表的「放言高論」，羅致入罪，因而「決定」對章太炎提起公訴，發出傳票，傳章太炎到檢察廳應訊。章太炎雖不欲和有司對簿公堂，當眾亮相。他只好稱病請求展緩出庭，央求一位日本軍醫官替他開診斷書作證明。在那張診斷書上所列的病名，正是「神經衰弱症」，換言之即為神經病。

究竟是真神經，抑或是假神經病？在南方的烏目山僧委實無法判明。然而，在日本軍醫這一紙證明開出去的下一個月，章太炎爲了爭取自由，萬般無奈，他又給陸建章寫了如下的一封信件：

「朗齋（陸建章的號）足下：入都三月，勞君護視。余本光復前驅，中華民國由我創造，不忍其覆亡，故入都相覲耳！邇來觀察所及，天之所壞，不可支也。余亦倦於從事，又迫歲寒。閑居讀書，宜就溫暖，數日內當往青島，與都人士斷絕往來，望傳語衛兵，勞苦相謝。」

信中偏偏還在發：「天之所壞，不可支也」之類的牢騷，「余本光復前驅，中華民國由我創

造」般炎炎大言。陸建章得此信後當然不願加以理會，信去有如石沉大海。七天後，章太炎乃再向大總統袁世凱哀哀上告，他直接上書袁世凱說：

「大總統執事：幽居京都，憲兵相守者三月矣，欲出居青島，以反初服，而養痾疾。抵書警備副司令陸君，以此喻意，七日來終無報命。如何隱忍？以導出疆，雖在異國，不敢謀燕。」

瑩地願在劉伯溫旁

因爲這兩封信在章太炎北平被「幽」時期，都曾經在報紙上登過。外加上日本軍醫「神經病」的那一紙診斷，使烏目山僧和章太炎在南邊的朋友都担心着急，不明真相，無法斷定他究竟瘋了沒有？攝理閩羅王、陰司聽訟的異聞再一傳到南方，大家更其認定章太炎已神志不清，雖不瘋亦不遠矣。烏目山僧正爲章太炎長吁短歎，深表惋惜。轉眼間到了民國三年六月，章太炎的新婚夫人湯國黎致電袁世凱，有云：

「頃接外子電稱：匯款適足償債，我仍忍飢，六日二粥而已，君來好收吾骨。……外子生性孤傲，久蒙總統海涵，留京全屬保全盛意。惟舊僕被擯，通信又難，深居龍泉，殊乏生趣。伏乞曲賜慰諭，量予自由，俾勉加餐，幸保生命。黎結禱一年，信誓百歲，銜環結草，圖報有日。……」

其後，湯國黎再度上電袁世凱的「相國」徐世昌，懇祈釋放她的夫婿章太炎，電文中且有如

下的苦苦哀求之詞，令人深感迫切之情，惶急之狀，讀來令人酸鼻：

「外子好談得失，罔知忌諱，語或輕發，心實無他。自古文人積習，好與勢逆，處境愈困，發言愈狂。屈子憂憤，乃作離騷，賈生痛哭，卒以夭折，是可哀也。外子若不幸而遽殞，生命誠如鴻毛，特恐道路傳聞，人人短氣，轉爲大總統盛德之累耳！氏欲晉京侍疾，願氏母年七十，夙嬰癱瘓之疾，動止需人。若棄母北上，何以爲子？不行則外子屢病瀕殆，殊難爲懷。棄母則不孝，遠夫則不義，氏之進退，實爲狼狽。用敢迫切陳詞，惟相國哀而矜之，乞賜外子早日回籍。俾得伏處田間，讀書養氣，以終餘年。則不獨氏骨肉生聚，感激大德。即大總統優容狂狷，抑亦千秋盛事也。氏侍母得間，益當勸令杜門，無輕交接，萬一外子不知戒悔，復及於戾，刀鋸斧鉞，氏甘共之！」

情見乎詞的電報既上，北平方面，袁世凱、徐世昌一概的不理不睬，毫無下文。至此，熱中名利的章太炎，以爲他那一輩子是給袁世凱關定了，重獲自由之念殆已絕望。他便一心等死，拍了個電報給湯國黎，乾脆向她交代起後事來了。

「義不受辱，決心趨死。不必銜悲，亦無須設法。爲告瑩仙，於青田劉文成墓旁求一曠地足矣！」

瑩仙，是中華民國第一任浙江都督，交通總長湯壽潛的號。青田劉文成，便是明初的誠意伯劉伯溫，名基，卒以文成爲諡。章太炎遺囑將他遺骸葬在劉伯溫的墓旁，那是他相信劉伯溫看的

風水一定很好。

洪憲稱帝，雲南起義護國，袁世凱四面楚歌，備受中外輿論指責，他終於取銷帝制，作法自斃。民國五年六月六日病逝北平新華宮，洪憲鬧劇告終，章太炎也從龍泉寺裏被放了出來。就由於蘇報案的下獄，和龍泉寺之被「幽」，使他成爲名滿天下，舉國皆知的鋒頭人物。他自北平南旋，受到各界人士熱烈歡迎，儼然也是反帝制討袁的健將之一。

陰曹地府所聞所見

章太炎脫險回南後，除了家人妻子以外，頭一個急着要去探望的朋友便是烏目山僧。老友「規後」把晤，回首前塵，恍如隔世。一連幾天劇談，烏目山僧少不了要問起：當年你說得歷歷如繪，煞有介事的權攝閻羅，陰曹聽訟是否真有其事呢？章太炎聽得烏目山僧這麼問時，頓時便正色的回答，以下即爲章太炎的自述：

這事可是千真萬確，絕對不假。就在去年十二月初，我陰司聽訟一事又有新的發展。有一天夜裏，我夢到有人送一張請帖來請我去喫中飯。帖子上具名的赫然竟是王鑿。（筆者註：王鑿，字濟之，蘇州人。明成化年間鄉會試皆第一，是明代蘇州名狀元、名相，頗有直聲，卒諡文恪。姑蘇志即由渠所修。）

我被來使邀到門外，見已備就一輛馬車，乘車到王鑿的公館，看見在座的賓客還有魏人夏侯玄（筆者註：三國魏將夏侯淵的姪孫，少有令名

，弱冠卽爲散騎侍郎，因參與密謀誅司馬懿，事洩被殺，臨斬東市，顏色不改。三國志稱許夏侯玄規格局度，負一時之重望。）還有宋人梅堯臣（筆者按：梅堯臣字聖俞，工詩，深遠古淡，歐陽修與之爲詩友，曾自以爲不及。宋仁宗時召試，賜進士出身，累遷都官員外郎，預修唐書卒。）

除了魏人夏侯玄，宋人梅堯臣外，還有印度人和歐洲人，因此主人王鑿那天是請我們喫西餐。我在席間曾經問過王公：

「讀歷史，深知先生明德，但是在下從來不曾和先生交際應酬過。如今蒙先生召宴，不曉得是爲了什麼緣故，使在下心中不無疑惑。」

王鑿告訴章太炎說：

「我們算是同事，因爲我和先生一道批閱公文。梅堯臣先生是總稽察，我們都是裁判官，裁判官一共有九位，分別担任世界五大洲的陰司訴訟，我和先生是負責東亞方面的。」

章太炎聽了便再追問王鑿道：

「我聽說生死爲壽祚所限，輪迴則因業力所牽。連大自在天都不能加以主宰，何況是我們呢？」

梅堯臣却插嘴進來回答他說：

「生死輪迴，本來是沒有人可以作主的，我們這裏也是僅祇接受訴訟，只能傳訊、逮捕鬼魂。鬼魂被傳訊的還不止於死，一遭逮捕那就死定了。鬼魂被逮捕後經過我們判決處分，直到期滿釋放，釋放以後再入輪迴另外投生。所以認真的說起來，即使是我們也不能說是爲那『生死輪迴

』做主。」

章太炎說：他聽到梅堯臣的解釋後，覺得他那個說法跟佛法頗爲融合，比起世俗所傳的輪迴生死由閻羅王作主並不相同。因此他又想起了一件事來問道：

「陰司地獄裏有鐵牀銅柱的酷刑，這又是由誰加以制定的呢？」

在座的夏侯玄、梅堯臣等便一一向他說明：閻羅王殿上根本就沒有所謂制定法律，設置刑具的人。所謂鐵牀銅柱的酷刑，純係子虛烏有。我們受任陰司諸職，也是由閻浮提出人選，經過公舉而定，並無任命之人。所用的法律，則漢唐明清和歐西、日本兼而採行。鬼魂罪孽深重的，便罰他禁錮一劫，輕者禁錮一百年，一應笞杖和死刑，都在所不取。起初我們也曾懷疑獄卒會用私刑凌虐鬼魂，但經派員調查，都說並無其事。祇不過據刑期屆滿的鬼魂們說：他們確曾受過銅柱鐵牀的折磨，真象究竟如何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章太炎聽到這裏，便向在座諸人建議的說：

「獄卒使用私刑，不是派人調查所可以查得出來的。我既來此，很想和諸公共同致力，除掉這一大弊害，不知諸公意下以爲如何？」

王鑿當下欣然贊可的說：

「好哇，其實我早就有這個心願了。」

銅柱鐵牀是否可免

章太炎說：那日赴宴，所談的就到這裏爲止。第二天他又夢見到陰司辦事，從這一天開始，

經常都做這樣的夢，唯有星期日例外，他在陰司聽訟，所判的都不是什麼重大案件，無非械鬥、謀殺、詐欺、騙財一類的案件居多。時日一久，夜夢頻頻，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勝其煩。去年臘月一月之間，他連續夢入陰司聽訟二十次。有一天他在白天寫了張請假條，向天焚化，請一次假，那天夜裏果然不曾夢到差官來請，但是第二天却又又被請往陰司。章太炎告訴烏目山僧，當時他已連續做了四個月的陰司聽訟之夢，大有欲罷不能之概。

關於如何解除鬼魂在陰司地獄，受諸般酷刑之苦？章太炎說他曾有一天將全部獄卒統統換掉，再親自去問那些陰司地獄的鬼魂囚徒。囚徒們向他傾訴確有鐵牀銅柱酷刑之苦，章太炎便問刑具何在？那些囚徒伸指給他看，他却又一無所見。因此使他恍然大悟，佛家本來是說由化而現，並非有誰強迫囚徒受刑，祇不過是罪人的孽力所現而已。從而令他悟及，他的夜夜夢為閻羅王，也是一種孽感。所以當年春天他聽人說服食人參可以安定內臟，他便每天服食人參，並在晚飯之後靜坐觀心一小時多。希望能够免却此夢，却是毫無作用，因此他便每夜赴陰司聽訟如故。

烏目山僧聽章太炎源源本本，盡情傾吐，他也認為這是非夷所聞的咄咄怪事，却是其真實性彷彿不容置疑。他為鄭重起見，曾經請章太炎將全部經過，親筆記下，以便留此存照。章太炎倒也欣然如命，他隨即寫了一封信給烏目山僧，備述經過，一字不隱。這一封極珍貴的文獻便留在烏目山僧那裏，不過由於烏目山僧閉關覽經，

而於民國八年六月出關以後，他的面貌和性情不然一變，他尊軀發胖得厲害，使舊日友好乍相見時都認不出他來了。同時他游興大發，豪興大減，他曾遍歷廬、黃山、九華、雁蕩與天台諸名山，和昔日友好則多半隔絕，不通音問，對於當權秉政的衰衰諸公尤其不喜接近，唯有和章太炎算是例外，一雙老友不時相晤，談佛說偈，仍然維持曩昔的友誼。所以章太炎的這一封信見者不多，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二日烏目山僧圓寂於南京棲霞寺，得年五十七歲。七年後黨國元老馮自由聽說有這麼一件異聞，曾以老友身份訪章太炎於同平路同福里滬寓，當面詢及，章太炎仍然直承不諱。

，又向馮自由說了一遍他赴陰司聽訟的經過詳情。民國二十五年烏目山僧的弟子為乃師籌建寶塔以留永久紀念，章太炎時年六十六歲，他在病中為烏目山僧撰一塔銘，銘曰：

彼世如蠅，菌算腐然。公逃於僧，未張不恆。見龍在陸，戎狄之膺。漢道既升，歸而担簷。凄然如冰，嗚呼禪師！斯所以為：如來飛歎！

塔成，章太炎本人也一病不起，他死在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，在未得病前未有遺言：「設使異族入主中夏，後世子孫永不得受其官祿！」後在逝世前一月，致書蔣委員長，痛陳抗戰禦侮大計，辭意激切。蔣委員長且曾覆書嘉勉。

一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·李震等著

定價新台幣十八元

本書記載李青雲老人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袁世凱傳（一代梟雄）

全書廿萬字，三百餘頁，分裝兩冊，合售叁拾陸元

章君毅著

還俗記

全書二十餘萬言，三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貳拾捌元

鈕先銘著

中外人物專輯

本書精選名家汪公紀等傑作十餘篇，拾餘萬言，定價拾捌元

汪公紀等著

黎元洪傳

本書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，定價拾捌元。

章君毅著

六十年來的中國

本書詳述中華民國迄今之全部史實，體制完備，立論謹嚴，二十五開本

王成聖著

一次購買以上六書祇收新臺幣壹佰伍拾元（全部售價原為一百六十八元）書款請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